如何看待来自西方的误解和敌意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4-09[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0924&idx=2&sn=40469a7ea1da8529751146dcee73a4ff&chksm=8bb07c9dbcc7f58b99601c3f85826ca68986639528dd3ee9d23a1c70f519dc150eca2cbd62b2&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6)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何婕

嘉宾：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许钦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台评论员

马泽晨  春秋研究员研究院

叶青林  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主持人何婕：我们在讨论“文明型国家”四个“超”这个概念，您也说了，其实我们的这种“百国之和”，我们的历史、地理、文化，包括还有人口这四个“超”是很多西方国家它没有经历过，没有体会过，它也不能理解的。所以你看他们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经常误解我们，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确实理解不了中国？

张维为：**实际上你换一个角度，我经常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西方，真是这样的。欧盟20多种语言互相打架，欧盟里边光是翻译费用占到很大的费用，现在还要分崩离析的样子**，确实没有达到我们原来秦朝就做到的，秦始皇就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所以这个是对他们巨大的挑战，如果他们能够……现在看来这个前景不是很明朗。

主持人何婕：西方看不明白中国，但我们自己要把中国看明白。

张维为：我们可以一览众山小，看他们的问题。

叶青林：其实西方世界越来越愿意了解，主动来了解中国，其实正在发生，我有一个同学留在英国工作，然后他说以前去欧洲旅游大部分都只配日语翻译当地的。**现在在欧洲中文翻译变成是一个非常紧俏的职业，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了解中国，不仅仅是要赚中国人的钱，欧洲整个西方世界学中文的热度这两年是一直在提升的。**包括我这个同学他开旅行社，他说现在来招能够会中国话的导游的工资越来越高。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过来说，现在西方世界，其实他们越来越想要了解中国。

**也有不少人在质疑这四个“超”说张维为授总是挑好的说，优势的说。**我们常常说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变成一个负面的，人均一下什么都不是了。那么太广也是一个压力，你看春运这多浪费钱，东到西，西到东的。还有包括我们的文化，我们一反思，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历史问题。**所以很多人就在悲观的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去看这些问题，这些都是问题，怎么到你那儿就变成优势了呢？**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崛起，最大特点就是精彩。如果你没有看懂这一点的话，坦率说研究中国政治还不及格，因为你看中国政治不能静态地看，要动态看。就以人口为例，**你比方说我们一部分在我们叫发达板块，这个水平现在基本上可以叫板任何西方国家。有一个我叫新兴板块，**如果静态地看，就你前面讲的，如果一平均人均GDP反而低了，对不对？**但你动态地看，这两个板块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你发展的机遇，你的潜力，你超越别人的潜力都在这里。**

许钦铎：我觉得青林刚才说这个，大家会质疑中国的好与不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创造性创造能力，我觉得就在差不多五年前，西方所有的文章都在批评中国人没有创造性，没有创造能力。为什么呢？你们的文化就没有创造力，你们的教育就没有创造力，你们的制度没有创造力，你们没有自由，所以没有创造力。今天是怎么了？从去年差不多是中国太有创造力了，太可怕了，眼看就要把我们打败了。所以这儿限制华为，那儿要限制华为，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太可怕了他忽然发现。这种认知他们自己转身他们都不知道，我就说难道不尴尬吗？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或者说其实之前刚刚许钦铎讲的，以前国外的人说中国没有创造力怎样怎样，我们自己好多人也信，也老说我们自己没有创造力。

张维为：就我们现在回看历史，我以后再做一个讲座，专门讲欧洲或者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的演变。他们过去是非常崇拜中国的，然后怎么会转折的。比方黑格尔他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人没有自由。实际上当时我们严复的时候就批评他的观点了，说你想想看，中国历史上土地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买卖的，欧洲没有这个传统，欧洲到很晚土地才可以自由买卖的，对不对？中国很早就有写意画了，写意画绝对是天马行空的，对不对？这些艺术产品国外没有的，书法也是这样的。所以中国人自由的空间是西方人当时是不能比的。

叶青林：就有一个也是经常会被挑战的一个问题。民族国家，应该讲我们现代民族国家，现在西方也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来煽动我们的一些分裂的，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经常我们突然间他问出来，会答不出来的一个问题。

张维为：实际上很好回答，**他们讲这个主要讲的就是我们叫民族自决权。这也是后来联合国实际上也提出过的，就一个民族在被殖民地的情况下，它可以寻求民族自决权。**所以我们的新疆也好，西藏也好，不适用于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没有殖民不殖民的这样的问题，**我跟欧洲人讲这个问题，我说如果照你们的观点，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是一个自己的民族，它都可以独立的话。那对不起，明天世界上就一万个国家，又一次世界大战，天下大乱。**我说你缺少对政治起码的常识把握，对不对？

许钦铎：所以说这个事你可以问问，你们对待少数民族，能不能像对待印第安人一样？其他国家是不是可以向你们学习？怎么学习呢？赶尽杀绝，然后扔到沙漠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哪。然后就没事了，什么都没了。

主持人何婕：**我觉得这个是帮我们理清思路，当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顺着他们的思路走，我们真的要跳开来，来有一个大的图景，可能这样的话寻找这个答案会更加的容易。**接下来我要进入现场的一个对话了。我要请我们想提问的朋友举手示意我，都可以。

观众：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因为看到电视上经常在说要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吧？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就在想，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复兴，就是哪个指标或者具体到哪个地方，当时想这个太空、太广了，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底复兴到哪一个地方呢？我就一直在思考。前段时间的话就是上了大学之后，看的新闻更多了，就想可能是要复兴到唐朝或者宋朝那个时候万国来朝全世界就是……中国影响力很大的那种，脑洞比较大可能是。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您觉得现在宣扬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它具体的一个目标具体的指标或者像我们理科生就喜欢拿指标说话，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具体化的说法？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把这个伟大复兴要图景化？要不然好像有点难以理解和想象，张老师怎么看？

张维为：我专门写过一本书叫《中国超越》具体讲就是超越美国，那么**当然你仔细看习主席“十九大”报告里面，实际上他已经描绘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就是到2050年就应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复兴不是回到唐朝，那个不叫复兴，**它是真的在现代世界横向的比较中，中国变成世界一流的国家，一流的科技，一流的工业，一流的军队，一流的国防，是这样一个标准，属于世界最先进。**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从“文明型国家”角度说，过去很多历史渊源都可以变成最精致的，重要的资源的一部分，但是她最终是一个超级现代的国家，**我特别要强调“文明型国家”首先是现代国家，中国文明的传统，包括唐朝的传统，是她非常之精彩的，是这样一个概念。**

叶青林：具体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三个非常直接的指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实现、国家实现完全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尤其是最后一句，大家自己想象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再来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哪位提问？

观众：张教授你好，刚刚我们也提到，中国制造正在逐渐地走向世界舞台，那么在走向世界舞台过程中，就有一些私人的资本同时垄断了技术和财富。您认为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日本和俄罗斯那种的超级寡头呢？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也有反垄断法是吧？要注意的。因为中国制度跟美国不一样，中国制度我老讲，**一百个最富的中国人不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美国是一百个或者五十个富人就可以左右美国的。**所以我们资本的力量也很重要，资本力量特点是能够创造财富，但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所以我们资本力量上面是有政治力量要稍微给它规范一下，否则要出大问题的。这也是“文明型国家”传统的一部分。**

我倒觉得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要关心这个问题。**你看脸谱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丑闻，它和剑桥分析公司，它透露了现在我看到，剑桥分析公司就用这个来帮美国做竞选分析，精准地推选广告，他们认为是特朗普当选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你讲的一个公司它垄断了足够的资源之后，它可以达到某种目的，这种如果是真的调查清楚属实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恐怕都要干预的。

观众：你好，张教授，主持人好。我有两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可以结合到一起问，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第一个就是关于“民主”，一直在谈民主，西方民主、中国的民主怎么弄？那么我问的不是说关于民主本身它意味着什么，是关于这个词民主两个字的叫法，这个词是外来的，翻译过来的，我是觉得这个翻译是不是太好了，或者说太坏了？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近代史上从西方翻译了大量的词汇，很多从日文转过来的，因为日本里边有汉字，有些翻译确实是后边带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过度的崇拜。**你看比方美国，当时法国、德国、英国。所以这些都是历史形成的一个东西。我再举个例子就是美元，很多人习惯讲成美金，他讲美金时候他没有这个意识，但如果你意识到之后你就少讲美金就说美元，这就更加中性。你当然可以尝试，比方美国我换一个名字不叫美国，但这个代价恐怕太大，已经变成定成熟的东西。

马泽晨：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疑惑其实很有道理，但是同时我们自己至少我们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面谈到的这些词汇，我们会发现很多原理都有，公平、正义都有的。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解释，至少在我们的语言里面民主的解释我们把它丰富过来，我们的民主是什么概念，然后当你问起的话，对不起，民主在我们国家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你那个意思。

张维为：总体上这个问题不一定完全要彻底地重新翻译，然后再改，你用多了就变成你的东西了，像乒乓球一样的，现在中国的国球了，英国人发明的，谁知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主持人何婕：而且我们现在讲要用中国话语来讲中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要用自己的话，现在大家越来越有共识，张老师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是对原有的一些东西我们重新定义，这也是在用我们中国的话语在来讲中国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步在做的。

观众：张教授您好，中国模式确实在中国乃至世界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主流的西方世界还是不停地在斥责我们。虽然您在演讲中提到确实说是我们可以干自己的事，也不用管他们，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有什么方法能让外界消除对中国的这一系列的敌意？我是想问这个问题。

主持人何婕：您的意思就是说恐怕现在还不能随便他们去？这个意思是吧？还是得管管他们。

张维为：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跟他们介绍、解释、宣介都挺好的。但是以我自己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了解，始终最后它有一个限制，超过这个它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老讲就我们向你解释，尽可能全面的解释。但是解释几遍之后可以了，不用再多解释了，然后我告诉他们，要你们花时间来了解中国了。**所以把了解中国模式任务逐步地交给老外自己，真是这样的。他们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会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来了解中国，这个时候效果会更好，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潇洒一点。

主持人何婕：主动地学习总是最有内生动力。

张维为：对，这个趋势慢慢开始可以注意到。

马青林：张老师刚才提到交给外国人来了解中国。我还有一个例子，原来有一个外国朋友、同事，**他刚来中国前一两年那个感受，欧洲人吃饭没有喝热水的习惯，他跟人要冰水。他待了一两年以后，一个大的转变，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爱喝开水了。**我说是因为什么呢？他说舒服。这个的解释并不是说谈出多少养生的道理，而是他从心理接受这个了，舒服。所以他再看到餐厅里上来给你一杯热水就理解，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是基本需求。这就是张老师说的，了解需要他来完成，而不是通过我们说。

主持人何婕：对，等他们主动地来学习中国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回答两个字，舒服。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来到现场，也感谢张教授，下次再见！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